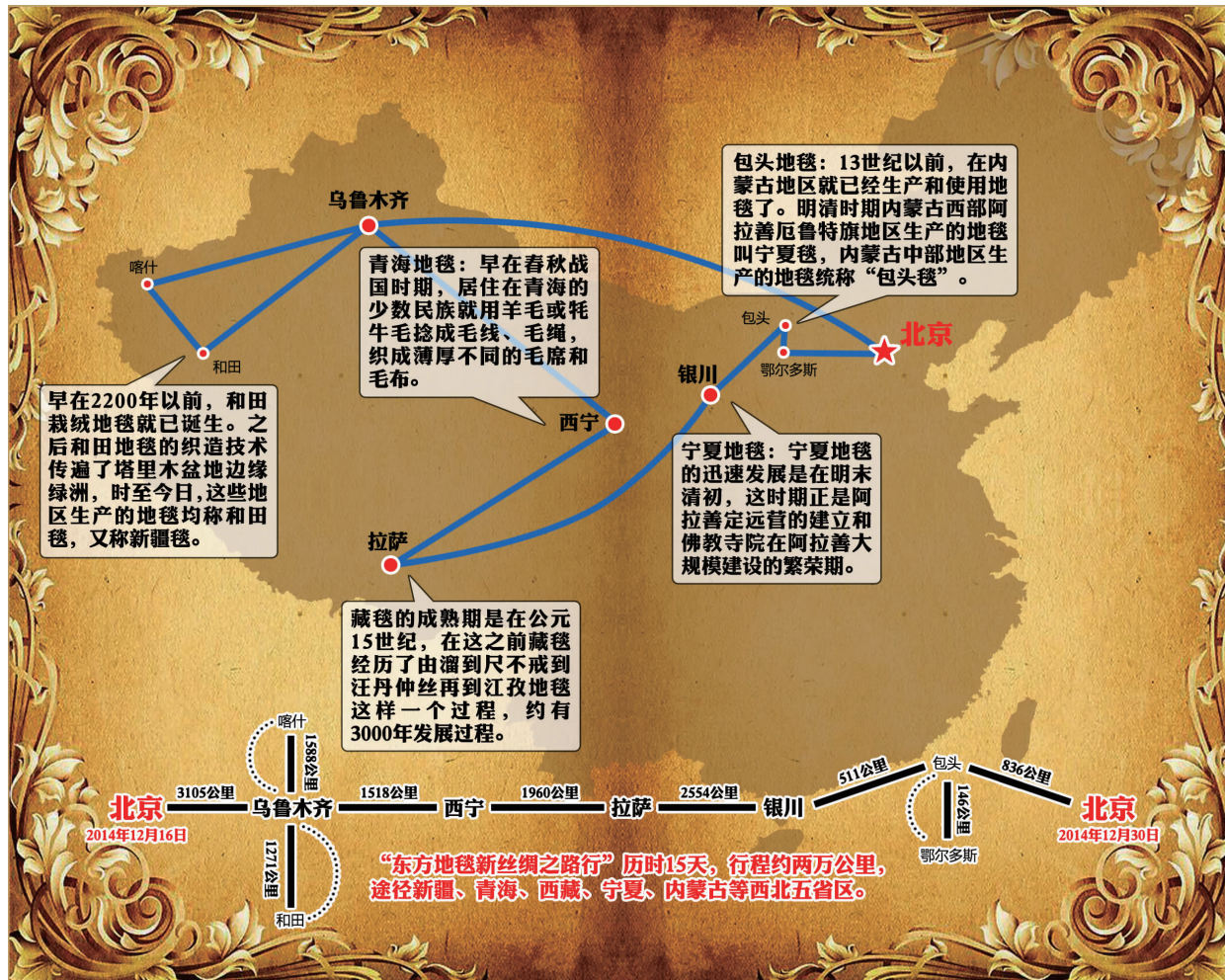


大美东方: 新丝绸之路上的两万公里征程

本报记者 王莹

“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探寻民族文化元素, 追寻民族地毯发展历程。通过深入西北一线市场的客户经销商, 与少数民族消费者的交流和沟通,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影响力, 促进公司产品的开发创新的多元化, 从而迎合地域消费者的消费习俗和消费意向, 为最终实现东方地毯传承东方文化、缔造品位生活的使命加码。”东方地毯集团董事长韩洪亮表示。



这是一次民族文化的传承之旅, 也是一次打造产业、塑造品牌的创新之旅, 更是一次历史文化的“固本还原”之旅。

2014年12月31日, 由东方地毯、《中国企业报》联合组织的“东方地毯新丝绸之路”圆满落下帷幕。《中国企业报》记者一行途径新疆、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 历时15天, 行程约两万公里。

新疆维吾尔族地毯图案的文化追溯



和田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侧, 早在2200年以前, 和田裁毯地毯就已诞生。之后和田地毯的织造技术传遍了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 时至今日, 那些游牧民族仍延续着这种习俗, 即使在定居者的房子里, 也将地毯铺在炕上盘腿而坐。另外, 他们喜欢把毯子挂在墙上, 一是为了御寒、防潮, 二是起到装饰房间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 家家必备的还有拜垫, 而游牧民都少不了马鞍毯。

新疆古毯主要图案有石榴花、月亮花、浪花飞溅图等。在和田地毯中也有来自中原的博古纹和花草纹的图案。这些图案象征着幸福、祥和而深受新疆人的喜爱。在新疆地区, 民间使用地毯非常普遍, 新疆人自古席地而坐, 时至今日, 那些游牧民族仍延续着这种习俗, 即使在定居者的房子里, 也将地毯铺在炕上盘腿而坐。另外, 他们喜欢把毯子挂在墙上, 一是为了御寒、防潮, 二是起到装饰房间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 家家必备的还有拜垫, 而游牧民都少不了马鞍毯。



新丝绸之路行程表

- 12月16日 北京-乌鲁木齐 3105公里 新疆办事处
- 12月16日 乌鲁木齐-喀什 1588公里 和田毯的重要地区
- 12月18日 喀什-乌鲁木齐 1588公里
- 12月19日 乌鲁木齐-和田 1271公里
- 12月19日 和田-乌鲁木齐 1271公里
- 12月20日 乌鲁木齐-西宁 1518公里 西宁办事处
- 12月22日 西宁-拉萨 1960公里
- 12月25日 拉萨-银川 2554公里
- 12月28日 银川-包头 包头办事处 511公里
- 12月29日 包头-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办事处 146公里
- 12月29日 鄂尔多斯-包头 包头办事处 146公里
- 12月30日 包头-北京 836公里

藏毯图案的文化追溯

西藏地毯: 藏毯的成熟期是在公元15世纪, 在这之前藏毯经历了由溜到尺不成到汪丹仲丝再到江孜地毯这样一个过程, 约有3000年发展过程。藏毯主要分为寺院用毯和民用地毯两类。寺院用毯包括: 禅毯、柱毯、挂毯、门帘毯等, 这些藏毯既有实用性, 又有传达佛教信息的功能, 所以寺院用毯的图案和配色都极为讲究, 图案有龙纹、佛人、八吉祥、万字纹等。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佛教内容。民用地毯的实用性更为突出, 居室内的卡垫、地毯, 游牧民常用的鞍毯、坐垫等等都是高原生活的必需品; 这些藏毯的图案多用色彩鲜艳的花卉图纹, 其中也融入了佛教符号和中原丝绸的纹样。贵族多使用虎皮纹、狮子纹、龙凤纹, 而平民百姓多用花草纹等图案。

西藏自古不产棉花, 早期西藏地毯为毛经、毛纬。1904年英国和印度的棉纱和棉织品逐渐进入西藏, 由于进口棉纱昂贵, 只有宫廷和贵族寺院使用的藏毯才能用棉纱做经纬线, 以至于后期的藏毯出现了毛经、毛纬; 棉经、棉纬和棉经棉纬共存的现象。

青海地毯: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居住在青海的少数民族就用羊毛或牦牛毛捻成毛线、毛绳, 织成薄厚不同的毛席和毛布。秦汉时期, 随着我国与中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通, 东、西亚编织工艺传入我国, 这些技艺对青海省的制毯业工艺推动很大。宋朝时, 青海手工毛织品有毛线、毛氈毯、毛毯、毛毯等。

宁夏地毯: 宁夏地毯的迅速发展是在明末清初, 这时期正是阿拉善定远营的建立和佛教寺院在阿拉善大规模建设的繁荣期。寺院用毯包括: 幡毯、挂毯、禅毯、门帘毯和柱毯等。幡毯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礼佛仪式用毯, 其图案常用龙纹、虎头纹、佛八宝纹样, 既有吉祥之意又有威严感。挂毯的纹样以佛像、喇嘛人物为主, 其作用是赞颂佛主和活佛的功德, 向众佛传达佛法的信息。禅毯是寺院内使用量最大的地毯, 条形的禅毯和大小不等的禅垫都是僧人们诵经、拜佛时的必需品, 所以禅毯的图案以佛教纹样为主, 如万字纹、八宝纹、佛珠纹等, 都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纹样。包裹在经堂柱子上的柱毯的图纹以升龙为主题, 下有象征人间的海水天涯, 上有象征佛界的连珠纹, 随着龙的盘旋上升, 沟通了人间与佛界的信息。柱毯在寺院的作用非常重要, 所以尊称为“龙抱柱”毯。

包地毯: 13世纪以前, 在内蒙古地区就已经生产和使用地毯了。明清时期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厄鲁特旗地区生产的地毯叫宁夏毯, 内蒙古中部地区生产的地毯统称“包头毯”。包头毯除少量的寺院用毯外, 大部分集中于民间, 品种可分为: 地毯、挂毯、榻榻米、坐垫、马叉(马鞍用毯)、牛叉(牛鞍用毯)等。包头毯的图案内容极其丰富, 有博古纹、鹤鹿同春、文房四宝、暗八仙、四君子、福禄寿等吉祥图案; 还有麒麟送子、渔樵耕读、八仙祝寿、踏雪寻梅等典故图纹。中国传统文化以图纹形式在包头地毯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并且在民间广泛传播。



手记

播洒新丝绸之路的美丽

丁是钉

丝绸之路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大漠驼铃。

大漠驼铃的丝绸之路又是寂寞的; 大漠驼铃的丝绸之路又是繁华的。寂寞的是自然, 是路途; 繁华的是文化, 是心灵。是丝绸之路的旅者, 用自己的寂寞换来了一个时代的繁华。

从这个角度讲, 丝绸之路上一道绽放着灿烂的鲜花, 那是开放在人们心灵中的文明花朵。因为交流、融合、重塑和升华, 文化的鲜花绚烂多姿且生机盎然。

无论是维吾尔族、蒙古族, 还是藏族, 这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都钟情于一种叫做“毯”的东西。以图腾、宗教符号、自然景物作为图案, “毯”不仅是这些边疆民族的生活必需品, 也承载着这些民族的文化情感。尽管, 我们都习惯地称其为地毯, 但这些“毯”却被铺在地上, 垫在马鞍上, 挂在墙上……毫不夸张地说, 无处不在的“毯”就是开放在这些边疆民族家中 and 心中的花簇。

由此, “毯”所代表和承载的不再是哪个民族文化, 而是多民族的文化。正是这个“多”字, 让“毯”变得绚丽而繁荣。被人钟爱, 被人使用, 被人收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 都把“毯”视为本民族的珍宝, 都在用自己的文化和心力去丰富她, 去升华她, 让已经2000多岁高龄的“毯”依然美丽, 依然多姿, 依然青春。因为“毯”的绚丽, 原本辽远和寂寞的边疆变得生动和鲜活起来。

现代技术、工艺和设计的加入, 让古老的“毯”文化有了更炫美的姿彩。仿佛十六七岁的少女, 她的脸庞每天都熟悉而陌生。正是这样一种熟悉, 让人们觉得亲切和留恋; 正是这样一种陌生, 释放出新鲜、惊奇、期待和诱惑。维吾尔毯、蒙古毯、藏毯, 这些“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原料、技术和工艺, 个性是民族性格、历史和文化。“毯”文化的演进因为共性问题的解决而提速, 因为个性的存在而丰富。

一代代的能工巧匠们, 用青春和生命赋予了“毯”色彩和灵性。那些精美绝伦的图案和犹如神迹的创造, 闪烁着他们心血的色彩。产品创作对于他们不仅是一种劳作, 一种收入, 更是一种生活, 一种修行。最初的好胜和竞争心态, 慢慢地演变成悟性和本能。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那些被收藏的“毯”一样, 都在宁静的背后深藏着震撼。他们的故事也许永远都不为人所知, 但每一块值得收藏的“毯”, 都保存着一段历史, 珍藏着一段文明。

在世界日益变平的年代, 消亡的风险时刻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毯”文化没有风干成博物馆里的标本, 而是繁荣在中国边疆民族的生活中,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一种犹如宗教般神圣的精神和力量, 让“毯”文化变幻着新鲜的面孔, 保留着亘古的精髓。习俗是对文化最完美的传承方式, 生活让文明保持着最鲜活的状态。

从大漠驼铃的古老丝路, 切换到生机勃勃的新丝绸之路, “毯”文化从一种新鲜的点缀正在演变一个征途的主题。品牌力量的加入, 让一个古老的产品进化为文明复兴的图腾。东方地毯在新丝绸之路播洒着一路的美丽, 一路的风景。